

新图景

环线上的南岸时光

□ 赵瑜

因工作原因，我经常坐重庆地铁环线，从四公里站上车，到上新街或弹子石。正好，这条线贯通江之南。

四公里站，刚好可以眺望南山，四季葱绿，生机盎然。而弹子石出站，不多时即可走到长江边，看波光星光，看朝天扬帆。不由得自豪一下：真美，依山傍水，这独特的风景啊。

每周一的清晨，我都爱跟着年轻人的脚步，快走至站台。一周伊始，元气满满。而工作一天回四公里，总是暮色四合时。地铁上有干净的座椅，舒适的冷气，透亮玻璃窗外变换着城市风景，在四季如春的车厢里打个盹非常舒服。就算是高峰时段，人们也是依序而上，随遇而安。

四公里到弹子石，这条线路承载了我青春时的不少记忆：1985年在11中住读时，每周必挤公交。那时公交难坐，为抢座能被挤成“纸片人”，父亲一个月工资的60元机械表在人潮里弄丢，我哭湿了半张脸；售票员用“火眼金睛”盯逃票，班里有几个男同学与售票员“躲猫猫”，被发现后灰溜溜下车；高中时挤上公交车后，惊喜地发现有好感的男生在车后默默跟着同行一程；高考不理想那天，我离校时抱着一大袋这卷子都不会再看的复习资料，眼泪哗啦啦止不住，比车窗外的瓢泼大雨还多，心里念着：不会再坐这车了，再见，青

春，我白白付出的努力。

无论回忆甜蜜还是怅惘、快乐还是忧伤，多年后，我又开始经常走这条线。地铁环线开通了，科技改变了生活——四公里到弹子石坐公交一般要40分钟，地铁只需一刻钟。年代不同，心境不同，窗外的风景更绚丽纷繁。

每当我踏上四公里地铁站台时，就如进入了一个时光隧道，开始迎接一场美妙的旅行。它串起古巴渝十二景中“海棠烟雨”“黄葛晚渡”“龙门浩月”“字水宵灯”四景：海棠溪站点，古有溪水发端南山，蜿蜒十余里注入长江，唐人薛涛曾写“春城风景驻仙霞，水面鱼身总带花，人世不思灵卉异，竟将红绶染轻沙”赞美“海棠烟雨”；上新街站是“龙门浩月”所在地，苏东坡来过这里，相传江边涌流在此回旋如月，入夜赏南滨夜色，江月、波光共同辉映映出“一江清月半江明”的胜景，清巴县县令王尔鉴曾在此惊叹吟诗；仁济站附近，著名的报恩塔矗立，这是清乾隆月江和尚为报亲恩所建的七层宝塔，登顶可纵目远眺山川秀色；仁济站还得名重庆市第五人民医院，前身为1896年英国基督教伦敦布道会医师樊立德创办的重庆仁济医院，距今已有百余年的历史——抗战期间，这里作为第五重伤医院承担了大量医疗救护任

务，1925年成立的仁济高级护校为抗战培养了大批护理人才；弹子石站更有慈云寺、千佛寺、大佛寺，香火世代旺盛；“弹子石”本是“涎子石”的讹称，传闻大禹治水归里，见涂山氏与巨石融为一体长屹南滨江边，大禹声声呼唤涂山氏，情恻天地，巨石应声而开，其子诞生，此地因此得名“涎子石”。1891年重庆开埠后，这里集聚了不少外国使馆和洋行，至今留下旧址。这条途经江之南的环线，串珠成链，真是一路行来有文化、有美景。

而经过多年的城市建设，“龙门浩老街”“下浩里”“弹子石老街”“施光南大剧院”“东水门大桥”等新地标，让南岸人目不暇接，在环线上认一会儿路，发一会儿呆。这样的列车，扎进去就觉得热腾腾热闹非凡，难怪有老南岸人从四公里站坐到上新街站，只为买一把新鲜的南山蔬菜。

空闲的时候，一定要坐坐途经江之南的环线，这条串起历史与现在的城之“项链”，能让我回忆青春、遥想故事的环线。列车宛如一条活泼俏皮的钢铁小龙，轻盈地穿过美丽的南城，融入五彩的街巷。这就是城市奔跑的旋律——在环线上，温暖亲爱的南岸江水滔滔、灯火闪闪、市井嘈嘈，上下班人们脚步匆匆但意气风发，家乡的活力与魅力扑面而来。



巴蜀走笔

三苏祠寻树

□ 李立峰

三苏祠坐落于眉山城西纱帽街，是北宋文学家苏洵、苏轼、苏辙的故居。这里曾是三苏父子生活二十六载的旧宅，自宋代以来便是文人雅士拜谒先贤、致敬文学的圣地。我早已心向往之，只为沾一沾这方水土浸润千年的文气，洗去些许世俗的浮躁。

从南门踏入三苏祠，满庭古木便令我驻足惊叹。千年黄葛、苏宅丹荔、紫荆古树……其中最震撼我的，是被称为“眉州第一树”的千年黄葛。去的时候，只见黄葛树虬枝盘曲，这些肆意生长的枝条，弯曲、狂野，仿佛定格了风的方向，浇筑了雨的痕迹，再现梦的场景，看上去很有力量，很有野性，也很有意境。

人生能得见千年古树的机会少之又少。我仰头凝视这棵曾与三苏相伴的古木，忽然想起：当年苏轼是否也如我这般，在树下仰望过星空？是否也从这树影婆娑间，汲取过文学的养分与生命的力量？千年后的今天，我与这棵见证过三苏岁月的古树相遇，何其有幸！

每个来到三苏祠的人，或许心中都藏着一个共同的疑问：为何苏家能一门出三杰？这答案，或许在园中老树上可见一斑。

三苏父子，文贤一家，道德文章，堪称楷模。那棵传为苏洵手植的黄荆树，便是苏家家风的见证。祖传的荆条曾用来训诫子孙——“读书正业，孝敬仁爱，非义不取，为政清廉”，苏轼兄弟的成长，正是在这样的家风滋养下，才长成了参天巨木。

苏家与树的缘分，远不止于此。熙宁元年（1068年），苏洵病逝，三十三岁的苏轼守制期满还朝前，在园中亲手种下一棵荔枝树。他与友人约定，树长成即归眉山。可这一去，苏轼再未踏上眉山故土。二十二年后，他在《寄蔡子华》中写道：“故人送我东来时，手栽荔子待我归。荔子已丹吾发白，犹作江南未归客……”百年后，这棵承载着归乡之愿的荔枝树走到了生命尽头，后人将其制成标本留存，让这段佳话永远定格。如今，它成了三苏祠的镇园之宝，诉说着文人的深情与岁月的重量。

在我看来，苏东坡就像是一棵树。正如林语堂所言，苏东坡是一个无可救药的乐天派，伟大的人道主义者，百姓的朋友，大文豪，大书法家，画家，工程师，佛教徒，政治家，酒仙，月夜的徘徊者，诗人……他的生命如古木般舒展，每一个枝桠都结满果实。他让我们看见一种生命的可能——无论境遇顺逆，都要像树一样向下扎根、向上生长，用一生的时间去沉淀、去给予。当我们站在三苏祠的古树下，看阳光穿过枝桠洒下斑驳光影，便会懂得：所谓“人生缘何不快乐，只因未读苏东坡”，并非戏言。千年前的树影里，藏着跨越时空的生命智慧。

离祠时回望，我知道，这方园子里的树会继续生长，而三苏的精神，也将如这些古木般，根深叶茂，生生不息。

念亲恩

一院薄荷香

□ 邓荣河

推开老家斑驳的铁门，一阵清凉的香气便扑面而来。那香气似有若无，悄然钻入鼻腔，在肺叶间轻盈打了个转，整个人便为之振。我知道，是小院里那些薄荷又在悄然散发它们的魔力了。

说起种薄荷的缘由，还得从几年前的一个暮春周末说起。那日闲闲，我回了趟老家。午饭时，父亲留意到我自带水杯中青翠的叶片，好奇地问：“啥茶叶？”我笑笑：“是薄荷。这几天上火，嗓子疼，朋友给的，说泡水喝能清热解暑。”“咱家小院空着地，自己种点不行么？”母亲在一旁接口道。“行啊，没问题，下午我就去朋友那儿弄几株回来种上！”话音未落，午后的我已行动起来。待到从朋友处讨要了几株薄荷苗回家，发现老父亲早已俯身忙碌在后院。春日和煦的阳光，为他花白的发梢镀上了一层温暖的金边。他手中的锄头起落有序，脚下的土地已被翻整得松软平整，犹如一块均匀蓬松、等待着新生命的褐色布帛。

几株薄荷苗就在此在我们家的小院里扎下了根。薄荷的生命力顽强得惊人。它们的根系在地下悄悄蔓延，像一张无形的绿网，到了第二年春天，就占领了大

半个院子。清晨，父亲都会骑着那辆漆皮斑驳的电动三轮车，去村外的小河边打回清冽的河水。母亲则像个细心的绣娘，或蹲或俯身在薄荷丛中。她戴着老花镜，手指在翠绿的枝叶间灵活穿梭，专注地剔除每一棵杂草。有时我蹲在她身旁，能嗅到泥土的湿气混合着薄荷的清香，还有母亲衣襟上那股淡淡的、熟悉的皂角气息。

进入五月，薄荷已然繁盛。当小院铺满一层清新绿毯，便开始了晾晒薄荷叶的时光。母亲会拿出她那把心爱的剪刀，小心翼翼地剪下那些水灵的嫩芽尖。我尤其喜欢驻足欣赏母亲翻动那些薄荷叶片的情景：她的身影在金色阳光里晃动，清冽的香气随着她每一记翻晒的动作，在四周空气中温柔流淌、弥散。

如今，每次踏上归程，我的行囊里总会多出一个鼓囊囊的袋子，里面珍藏着母亲细细采摘、晒制的薄荷叶。每当我凝视着干燥蜷曲的叶片在热水中慢慢舒展、沉浮，色泽悄然复原，仿佛瞬间又看见母亲在小院里的背影。在这股淡雅却持久的薄荷香气氤氲中，被都市喧嚣浸染的疲惫，不知不觉悄然消散了，心底只剩

下被亲情包裹着的融融暖意。

夏夜的小院，总是最令人沉醉流连的时刻。我们支起那张陪伴家人度过数十个夏夜的折叠木桌，围坐浅饮薄荷茶。薄荷那特有的气息在夜色里反倒愈发清冽提神。奇妙的是，往常律吕忌避的蚊虫似乎也也都趣地远离了。父亲讲着村里的新鲜趣事，母亲在一旁轻声补充着细节，他们交织在一起的笑语，与薄荷的清香缠绕融合，在这静谧的夏夜里低回萦绕。

这样的安谧夜晚，思绪常常会悠然飘远。那些被我们追逐的“诗和远方”，蓦然回首，原来一直默默蕴藏在这个生满薄荷、氤氲清甜的小院之中。它就藏在母亲每一次细致采摘薄荷叶的温柔指尖上，藏在父亲每日踏着晨露前去河畔汲水的步履里，更藏在这一院看似朴实无华却浸透了家人深挚温情的浓浓绿意中。

每当发动车子缓缓离开，回望后视镜，那个朴素的小院在视线里渐渐远去，唯有那份绿意鲜活地留在心底。我知道，无论何时只要推开那扇斑驳的老铁门，等候我的，永远是那道沁人心脾的清凉香气，以及那比满院薄荷芬芳更深沉的亲情。

四时新

秋野丰忙

□ 赵呈荣

秋天的田野是丰硕的。稻谷、花生、大豆、玉米、红薯，加上拾了一茬又一茬的棉花，摘了一拨又一拨的红豆、绿豆和开得发紫的高粱，花开不停的芝麻，点种在田边地头的南瓜……所有农作物都赶趟儿似的相继成熟了。

“瓜熟蒂落”这老理儿一点不假。庄稼熟了就得及时收——稻子过黄会生秧发芽，农民们得抢着天晴时请收割机来抢收，把稻谷摊在扫净的地面晒干，热乎乎地收进粮仓。

一场秋雨过后，人们分散在花生地里。弓着腰低着头，拽住青绿或黄绿的花生藤，稍一用力拔起，藏在土里的花生果便一把把冒出来。花生过熟会在地里发芽，所以得适时收回家。把花生倒在大的容器里，垫根木棍或就地找块四角楞的砖头，攥住花生藤对准蒂部，在木棍或砖沿上拌几下，花生果就簌簌脱落。拌完的

花生果和藤分开晒干收好就行。

豆类过熟豆荚会裂，圆溜溜的豆子四处蹦。收回家的大豆晾在庭院，白天黑夜只要有空，人们就用木制农具一遍遍翻打。豆角叶被打得支离破碎，直到豆荚全裂开、豆粒全吐尽。

玉米成熟时绿皮变白，沉甸甸的果穗压得秆秆脱离茎秆，微微外探，像牛角似的翘着盼主人来收。可别等太久——表皮和秆水分一失，变得脆而不韧，掰起来又费时又费力。收玉米时，地里常只见玉米秆晃动，走近才听见“咔嚓咔嚓”的脆响。掰完玉米砍倒秆子，才发现主人和一筐筐玉米都藏在后面。

红薯生长期长，在主要农作物里算“垫后”的，但也得赶在霜冻前收完，不然要冻伤。收红薯先割藤，再挥锄头一垄垄刨。挖出的红薯有的实，有的晒成薯干，有的存地窖，各有各的主意。

高粱、芝麻、棉花这些作物的收割，常穿插在主作物收获期。南瓜、豆角这类附属作物，一般是傍晚收工时顺道摘回家。

放眼望去，秋野里一片繁忙热闹。三轮车、小推车、板车在田间小路来回穿梭，秩序井然。路上遇见村人，不管是交情深的还是面熟的，都笑着互问互答。从早到晚，田野里人来人往，直到天黑才渐渐散去。

风清气朗、星繁的夜，凉爽又惬意。院墙外草丛里，蟋蟀的大合唱杂乱、高亢、嘹亮；院里家家灯火通明，萤火虫提着灯笼这儿飞那儿逛。一簇簇秋菊、月季正开得热闹。累了一天的农家人，有的夜里也不歇。白天收的庄稼，晚上得赶紧拾掇，明天好晾晒；而明天的头等大事，依然是把成熟的庄稼从田野里收获回家。

乌江口望乡

乌江口望乡

□ 兰子龙

晚风徐来的温柔，似旧年爱人的指尖轻轻抚过眉梢，余温未散却如白驹过隙，留不住那些不经意间，最珍贵的从前

多少次，翻开泛黄的日记本残章断句里，沉睡的时光簌簌苏醒回忆如细针，缝补记忆的碎片终究，仍拼不全你久违的容颜

忽有竹箫清响，漫过晚霞的幕布将孤影拉得悠长，遗落在两江交汇处在乡愁的河床上，我愿化作一尾游鱼顺着与故乡水脉相连的长江逆流而上游向魂牵梦萦的沱江，倾诉积压许久的思念

湿地公园美如画

龚长浩摄

